

# 四库全书精华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纪昀 主编

貳

吉林大學出版社



# 四库全书精华

■ (清) 纪昀 撰

## 第二卷

吉林 大学 出版 社

# 史部 目录

## 《战国策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卫鞅亡魏入秦····· (1)        |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····· (8) |
| 张仪说秦王····· (1)         | 张仪相秦····· (9)     |
|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····· (3) | 秦败楚汉中····· (10)   |
| 魏谓魏冉····· (3)          | 陈轸告楚之魏····· (10)  |
| 邯郸之难····· (4)          | 客说春申君····· (10)   |
| 苏秦为赵合从····· (4)        | 苏秦说李兑····· (10)   |
| 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····· (4)     | 武灵王平昼闲居····· (11) |
| 秦攻赵····· (5)           | 赵燕后胡服····· (13)   |
| 秦攻赵长平····· (5)         | 秦围赵之邯郸····· (13)  |
| 齐欲伐魏····· (5)          | 赵太后新用事····· (15)  |
| 齐人有冯谖者····· (5)        | 秦使王翦攻赵····· (15)  |
| 齐宣王见颜斶····· (6)        | 齐魏战于马陵····· (16)  |
| 管燕得罪齐王····· (7)        | 穰侯攻大梁····· (16)   |
| 田单将攻狄····· (8)         | 秦赵构难而战····· (16)  |
| 齐楚构难····· (8)          | 三晋已破智氏····· (16)  |

## 《国语》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祭公谏征犬戎····· (17) | 公子重耳出亡····· (20) |
| 王孙满观秦师····· (17) | 重耳适齐····· (20)   |
| 曹刿问战····· (18)   | 寺人勃鞮求见····· (21) |
| 里革论君过····· (18)  | 文公见竖头须····· (21) |
| 仲尼论大骨····· (18)  | 赵衰三让贤····· (21)  |
| 管仲对齐桓公····· (18) | 晋败楚师····· (22)  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
| 范文子不欲争郑 .....    | (22) | 平王之末 ..... | (23) |
| 韩献子不从召 .....     | (22) | 夫差伐齐 ..... | (23) |
| 师旷论乐 .....       | (23) | 勾践袭吴 ..... | (24) |
| 赵简子问贤 .....      | (23) | 勾践灭吴 ..... | (24) |
|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 ..... | (23) | 范蠡论战 ..... | (26) |

《史记》

|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项羽本纪 ..... | (27) | 李斯列传 .....  | (44) |
| 陈涉世家 ..... | (36) | 淮阴侯列传 ..... | (51) |
| 留侯世家 ..... | (40) | 李将军列传 ..... | (57) |

《汉书》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昭帝纪 .....    | (61) | 董仲舒传 .....    | (75) |
| 萧何曹参传 .....  | (65) | 霍光金日磾传 .....  | (82) |
| 卫青霍去病传 ..... | (69) | 赵充国辛庆忌传 ..... | (91) |

《后汉书》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耿弇列传 .....   | (99)  | 张衡列传 ..... | (119) |
| 马援列传 .....   | (106) | 蔡邕列传 ..... | (125) |
| 桓谭冯衍列传 ..... | (115) |            |       |

《三国志》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魏书 武帝纪 .....  | (133) | 蜀书 关张马黄赵传 .....  | (175) |
| 蜀书 先主传 .....  | (155) | 吴书 吴主传 .....     | (180) |
| 蜀书 诸葛亮传 ..... | (164) | 吴书 周瑜鲁肃吕蒙传 ..... | (195) |

# 战国策

——西汉·刘向 著

## 卫鞅亡魏入秦

卫鞅亡魏入秦，孝公以为相，封之于商，号曰商君。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，公平无私，罚不讳强大，赏不私亲近。法及太子，黜劓其傅。期年之后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妄取，兵革大强，诸侯畏惧。然刻深寡恩，特以强服之耳。

孝公行之八年，疾且不起，欲传商君，辞不受。孝公已死，惠王代后，莅政有顷，商君告归。人说惠王曰：“大臣太重者，国危；左右太亲者，身危。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，莫言大王之法，是商君反为主，大王更为臣也。且夫商君，固大王仇讎也，愿大王图之！”商君归还，惠王车裂之，而秦人不怜。

## 张仪说秦王

张仪说秦王曰：“臣闻之：弗知而言为不智，知而不言为不忠。为人臣，不忠当死，言不审亦当死。虽然，臣愿悉言所闻，大王裁其罪。臣闻天下阴燕阳魏，连荆固齐，收余韩成从，将西南以与强秦为难。臣窃笑之。世有三亡，而天下得之，其此之谓乎！臣闻之曰：‘以乱攻治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，以逆攻顺者亡。’今天下之府库不盈，囷仓空虚，悉其士民，张军数千百万，白刃在前，斧质在后，而皆去走不能死。非其百姓不能死也，其上不能杀也。言赏则不与，言罚则不行。赏罚不行，故民不死也。

“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，有攻无攻相事也。出其父母怀衽之中，生未尝见寇也，闻战，顿足徒褐，犯白刃，蹈煨炭，断死于前者，比是也。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，而民为之者，是贵奋也。一可以胜十，十可以胜百，百可以胜千，千可以胜万，万可以胜天下矣。今秦地形，断长续短，方数千里；名师数百万；秦之号令赏罚，地形利害，天下莫如也。以此与天下，天下不足兼而有也。是知秦战未尝不胜，攻未尝不取，所当未尝不破也。开地数千里，此甚大功也。然而甲兵顿，士民病，蓄积索，田畴荒，囷仓虚，四邻诸侯不服，伯王之名不成，此无异故，谋臣皆不尽其忠也。

“臣敢言往昔。昔者，齐南破荆，东破宋，西服秦，北破燕，中使韩魏之君；地广而兵强，战胜攻取，诏令天下；济清河浊，足以为限，长城巨防，足

以为塞。齐，五战之国也，一战不胜而无齐。故由此观之：夫战者，万乘之存亡也。且臣闻之曰：‘削株掘根，无与祸邻，祸乃不存。’秦与荆人战，大破荆，袭郢，取洞庭、五都、江南。荆王亡奔走，东伏于陈。当是之时，随荆以兵，则荆可举，举荆，则其民足贪也，地足利也；东以弱齐、燕，中陵三晋。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邻诸侯可朝也。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与荆人和。令荆人收亡国，聚散民，立社主，置宗庙；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。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矣。天下有比志而军华下，大王以诈破之，兵至梁郭。围梁数旬，则梁可拔；拔梁，则魏可举；举魏，则荆、赵之志绝；荆、赵之志绝，则赵危；赵危，而荆孤；东以弱齐、燕，中陵三晋。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邻诸侯可朝也。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与魏氏和。令魏氏收亡国，聚散民，立社主，置宗庙，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矣。前者穰侯之治秦也，用一国之兵，而欲以成两国之功，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，士民溺病于内，伯王之名不成，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三矣。赵氏，中央之国也，杂民之所居也。其民轻而难用，号令不治，赏罚不信，地形不便，上非能尽其民力。彼固亡国之形也，而不忧民氓，悉其士民，军于长平之下，以争韩之上党。大王以诈破之，拔武安。当是时，赵氏上下不相亲也，贵贱不相信，然则是邯郸不守。拔邯郸，完河间，引军而去，西攻修武，逾羊肠，降代，上党。代三十六县，上党十七县，不用一领甲，不苦一民，皆秦之有也。代、上党不战而已为秦矣；东阳河外不战而已反为齐矣，中呼池以北不战而已为燕矣。然则是举赵则韩必亡，韩亡则荆、魏不能独立，荆、魏不能独立，则是一举而坏韩、蠹魏、挟荆，以东弱齐、燕，决白马之口，以流魏氏。一举而三晋亡，从者败，大王拱手以须，天下遍随而伏，伯王之名可成也。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与赵氏为和。以大王之明，秦兵之强，伯王之业，地尊不可得，乃取欺于亡国，是谋臣之拙也。

“且夫赵当亡不亡，秦当伯不伯，天下固量秦之谋臣一矣。乃复悉卒以攻邯郸，不能拔也。弃甲兵怒，战栗而却，天下固量秦力二矣。军乃引退，并于李下，大王又并军而致与战。非能厚胜之也，又交罢却，天下固量秦力三矣。内者量吾谋臣，外者极吾兵力。由是观之：臣以天下之从，岂其难矣？内者吾甲兵顿，士民病，蓄积索，田畴荒，困仓虚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。愿大王有以虑之也。

“且臣闻之：‘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’苟慎其道，天下可有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纣为天子，帅天下将甲百万，左饮于淇谷，右饮于洹水，淇水竭而洹水不流，以与周武为难。武王将素甲三千领，战一日，破纣之国，禽其身，据其地而有其民，天下莫不伤。智伯帅三国之众，以攻赵襄主于晋阳，决水灌之，三年，城且拔矣。襄主错龟数策占兆，以视利害，何国可降，而使张孟谈。于是潜行而出，反智伯之约，得两国之众，以攻智伯之国，禽其身，以成襄子之功。今秦地断长续短，方数千里，名师数百万，秦国号令赏罚，地形利害，天下莫如也。以此与天下，天下可兼而有也。

“臣昧死望见大王，言所以一举破天下之从，举赵亡韩，臣荆、魏，亲齐、燕，以成伯王之名，朝四邻诸侯之道。大王试听其说，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，赵不举，韩不亡，荆、魏不臣，齐、燕不亲，伯王之名不成，四邻诸侯不朝，大王斩臣以徇于国，以主为谋不忠者。”

##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

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。司马错欲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

对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轘辕、緤氏之口，当屯留之道，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秦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诛周主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今夫蜀，西辟之国，而戎狄之长也。弊兵劳众，不足以成名；得其地，不足以为利。臣闻‘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’。今三川周室，天下之市朝也，而王不争焉，顾争于戎狄，去王业远矣。”

司马错曰：“不然！臣闻之：‘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，而王随之矣。’今王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辟之国也，而戎狄之长也，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。取其地足以广国也，得其财足以富民，缮兵不伤众，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国，而天下不以为暴；利尽西海，诸侯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，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未必利也。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，危！臣请谒其故：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齐，韩、周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于齐、赵，而求解乎楚、魏；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谓‘危’，不如伐蜀之完也。”惠王曰：“善，寡人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遂定蜀。蜀主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，秦益强富厚，轻诸侯。

## 魏谓魏冉

魏谓魏冉曰：“公闻东方之语乎？”曰：“弗闻也。”曰：“辛、张阳、毋泽说魏王、薛公、公叔也，曰：‘臣战，载主契国，以与王约，必无患矣。若有败之者，臣请挈领。然而臣有患也。夫楚王之以其臣请挈领，然而臣有患也；夫楚王之以其国依冉也，而事臣之主，此臣之甚患也。’今公东而因言于楚，是令张仪之言为禹，而务败公之事也。公不如反公国，德楚，而观薛公之为公也；观三国之所求于秦而不能得者，请以号三国以自信也；观张仪与泽之所不能得于薛公者也，而公请之以自重也。”



## 邯郸之难

邯郸之难，赵求救于齐。田侯召大臣而谋曰：“救赵，孰与勿救？”邹子曰：“不如勿救。”段干纶曰：“弗救，则我不利！”田侯曰：“何哉？”对曰：“夫魏氏兼邯郸，其于齐何利哉？”

田侯曰：“善。”乃起兵，曰：“军于邯郸之郊！”段干纶曰：“臣之求利且不利者，非此也。夫救邯郸，军于其郊，是赵不拔而魏全也，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。邯郸拔而承魏之敝，是赵破而魏弱也。”

田侯曰：“善。”乃起兵南攻襄陵。七月，邯郸拔，齐因承魏之弊，大破之桂陵。

## 苏秦为赵合从

苏秦为赵合从，说齐宣王曰：“齐南有太山，东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此所谓四塞之国也。齐地方二千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齐车之良，五家之兵，疾如锥矢，战如雷电，解中风雨。即有军役，未尝倍太山，绝清河，涉渤海也。临淄之中七万户，臣窃度之，下户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万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，固以二十一万矣。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、击筑弹琴、斗鸡走犬、六博蹴鞠者。临淄之途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。家敦而富，志高而扬。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，天下不能当。今乃西面事秦，窃为大王羞之！”

“且夫韩、魏之所以畏秦者，以与秦接界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至十日，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。韩、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以亡随其后。是故韩、魏之所以重与秦战，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攻齐则不然：倍韩、魏之地，至卫阳晋之道，径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马不得并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能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，恐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是故恟疑虚喝，高跃而不敢进。则秦不能害齐，亦已明矣！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，而欲西面事秦，是君臣之计过也。今无臣事秦之名，而有强国之实，臣固愿大王之少留计！”

齐王曰：“寡人不敏，今主君以赵王之教诏之，敬奉社稷以从。”

## 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

张仪为秦连横，说齐王曰：“天下强国，无过齐者；大臣父兄殷众富乐，无过齐者。然而，为大王计者，皆为一时说而不顾万世之利。从人说大王者，必谓‘齐西有强赵，南有韩、魏，负海之国也。地广人众，兵强士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奈我何！’大王览其说，而不察其至实！夫从人朋党比周，莫不以从

为可。臣闻之，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，国以危，亡随其后，虽有胜名，而有亡之实，是何故也？齐大而鲁小。今赵之与秦也，犹齐之于鲁也。秦、赵战于河漳之上，再战而再胜秦；战于番吾之下，再战而再胜秦。四战之后，赵亡卒数十万，邯郸仅存，虽有胜秦之名，而国破矣！是何故也？秦强而赵弱也。今秦、楚嫁子取妇，为昆弟之国。韩献宜阳，魏郊河外，赵入朝黽池，割河间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驱韩、魏攻齐之南地，悉赵涉河关，指搏关，临淄、即墨，非王之有也！国一日被攻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！是故愿大王熟计之。”

齐王曰：“齐僻陋隐居，托于东海之上，未尝闻社稷之长利。今大客幸而教之，请奉社稷以事秦。”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也。

## 秦攻赵

秦攻赵，赵令楼缓以五城求讲于秦，而与之伐齐。齐王恐，因使人以十城求讲于秦。楼子恐，因以上党二十四县许秦王。赵足之齐，谓齐王曰：“王欲秦、赵之解乎？不如从合于赵。赵必倍秦，倍秦，则齐无患矣！”

## 秦攻赵长平

秦攻赵长平，齐、燕救之。秦计曰：“齐、燕救赵，亲则将退兵，不亲则且遂攻之。”

赵无以食，请粟于齐，而齐不听。苏秦谓齐王曰：“不如听之，以却秦兵；不听，则秦兵不却。是秦之计中，而齐、燕之计过也！且赵之于燕、齐，隐蔽也，犹齿之有唇也，唇亡则齿寒。今日亡赵，则明日及齐、楚矣。且夫救赵之务，宜若奉漏瓮，沃焦釜。夫救赵，高义也；却秦兵，显名也。义救亡赵，威却强秦兵，不务为此而务爱粟，则为国计者过矣！”

## 齐欲伐魏

齐欲伐魏。淳于髡谓齐王曰：“韩子卢者，天下之疾犬也；东郭逡者，海内之狡兔也。韩子卢逐东郭逡，环山者三，腾山者五，兔极于前，犬废于后，犬兔俱罢，各死其处。田父见之，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，今齐、魏久相持，以顿其兵，弊其众，臣恐强秦、大楚承其后，有田父之功！”齐王惧，谢将休士也。

## 齐人有冯谖者

齐人有冯谖者，贫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属孟尝君，愿寄食门下。孟尝君曰：“客何好？”曰：“客无好也。”曰：“客何能？”曰：“客无能也。”孟尝君笑而受



之，曰：“诺。”

左右以君贱之也，食以草具。居有顷，倚柱弹其剑，歌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食无鱼。”左右以告，孟尝君曰：“食之，比门下之客。”居有顷，复弹其铗，歌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出无车。”左右皆笑之，以告，孟尝君曰：“为之驾，比门下之车客。”于是乘其车，揭其剑，过其友，曰：“孟尝君客我！”后有顷，复弹其剑铗，歌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无以为家。”左右皆恶之，以为贪而不知足。孟尝君问：“冯公有亲乎？”对曰：“有老母。”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，无使乏。于是冯谖不复歌。

后孟尝君出记，问门下诸客：“谁习计会，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？”冯谖署曰：“能。”孟尝君怪之，曰“此谁也？”左右曰：“乃歌夫‘长铗归来’者也。”孟尝君笑曰：“客果有能也，吾负之，未尝见也。”请而见之，谢曰：“文倦于事，愒于忧，而性忤愚，沉于国家之事，开罪于先生。先生不羞，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？”冯谖曰：“愿之。”

于是约车治装，载券契而行，辞曰：“责毕收，以何市而反？”孟尝君曰：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驱而之薛，使吏召诸民当偿者，悉来合券。券遍合，起，矫命以责赐诸民，因烧其券。民称万岁。

长驱到齐，晨而求见。孟尝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见之，曰：“责毕收乎？来何疾也！”曰：“收毕矣。”“以何市而反？”冯谖曰：“君云‘视吾家所寡有者’，臣窃计，君宫中积珍宝，狗马实外厩，美人充下陈，君家所寡有者，以义耳！窃以为君市义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市义奈何？”曰：“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拊爱子其民，因而贾利之！臣窃矫君命，以责赐诸民，因烧其券，民称万岁，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。”孟尝君不说，曰：“诺！先生休矣！”

后期年，齐王谓孟尝君曰：“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！”孟尝君就国于薛，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。孟尝君顾谓冯谖：“先生所为文市义者，乃今日见之！”冯谖曰：“狡兔有三窟，仅得免其死耳！今君有一窟，未得高枕而卧也！请为君复凿二窟！”

孟尝君予车五十乘，金五百斤，西游于梁。谓惠王曰：“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，诸侯先迎之者，富而兵强。”于是梁王虚上位，以故相为上将军，遣使者黄金千斤、车百乘往聘孟尝君。冯谖先驱，诫孟尝君曰：“千斤，重币也；百乘，显使也。齐其闻之矣！”梁使三反，孟尝君固辞不往也。

齐王闻之，君臣恐惧，遣太傅赍黄金千斤，文车二驷，服剑一，封书，谢孟尝君，曰：“寡人不祥，被于宗庙之祟，沉于谄谀之臣，开罪于君。寡人不足为也，愿君顾先王之宗庙，姑反国统万人乎？”冯谖诫孟尝君曰：“愿请先王之祭器，立宗庙于薛。”庙成，还报孟尝君曰：“三窟已就，君姑高枕为乐矣！”

孟尝君为相数十年，无纤介之祸者，冯谖之计也。

## 齐宣王见颜觸

齐宣王见颜觸，曰：“觸前！”觸亦曰：“王前！”宣王不悦。左右曰：“王，

人君也；觸，人臣也。王曰‘觸前’，觸亦曰‘王前’，可乎？”觸对曰：“夫觸前为慕势，王前为趋士，与使觸为慕势，不如使王为趋士。”

王忿然作色，曰：“王者贵乎？士贵乎？”对曰：“士贵耳！王者不贵！”王曰：“有说乎？”曰：“有！昔者，秦攻齐，令曰：‘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，死不赦！’令曰：‘有能得齐王头者，封万户侯，赐金千镒。’由是观之，生王之头，曾不若死士之垄也。”宣王默然不悦。左右皆曰：“觸来！觸来！大王据万乘之地，而建千石钟，万石簠；天下之士仁义，皆来役处；辩知并进，莫不来语；东西南北，莫敢不服。求万物无不备具，而百姓无不亲附。今夫士之高者，乃称匹夫，徒步而处农亩；下则鄙野、监门、闾里。士之贱也亦甚矣！”觸对曰：“不然！觸闻古大禹之时，诸侯万国。何则？德厚之道，得贵士之力也。故舜起农亩，出于野鄙，而为天子。及汤之时，诸侯三千。当今之世，南面称寡者，乃二十四。由此观之，非得失之策与？稍稍诛灭，灭亡无族之时，欲为监门、闾里，安可得而有乎哉？是故《易传》不云乎：‘居上位，未得其实以喜其名为名者，必以骄奢为行。据慢骄奢，则凶从之。是故，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，无德而望其福者约，无功而受其禄者辱，祸必握。’故曰：‘矜功不立，虚愿不至。’此皆幸乐其名华，而无其实德者也。是以尧有九佐，舜有七友，禹有五丞，汤有三辅，自古及今，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，无有！是以君王无羞亟问，不愧下学，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是也。故曰：‘无形者，形之君也；无端者，事之本也。’夫上见其原，下通其流，至圣人明学，何不吉之有哉？《老子》曰：‘虽贵，必以贱为本；虽高，必以下为基。是以侯王称寡不谷，’是其贱之本与？夫孤寡者，人之困贱下位也？而侯王以自谓，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？夫尧传舜，舜传禹，周成王任周公旦，而世世称曰明主，是以明乎士之贵也。”

宣王曰：“嗟乎！君子焉可侮哉？寡人自取病耳！及今闻君子之言，乃今闻细人之行。愿请受为弟子。且颜先生与寡人游，食必太牢，出必乘车，妻子衣服丽都。”颜觸辞去曰：“夫玉生于山，制则破焉，非弗宝贵矣，然大璞不完；士生乎鄙野，推选则禄焉，非不得尊遂也，然而形神不全。觸愿得归，晚食以当肉，安步以当车，无罪以当贵，清静贞正以自虞。制言者王也，尽忠直言者，觸也。言要道已备矣，愿得赐归，安行而反臣之邑屋。”则再拜而辞去也。

觸知足矣，归反于朴，则终身不辱也。

## 管燕得罪齐王

管燕得罪齐王，谓其左右曰：“子孰而与我赴诸侯乎？”左右嘿然莫对。管燕连然流涕曰：“悲夫，士何其易得而难用也！”田需对曰：“士三食不得饘，而君鹅鹜有余食；下宫糲罗纨，曳绮縠，而士不得以为缘。且财者，君之所轻；死者，士之所重。君不肯以所轻与士，而责士以所重事君，非士易得而难

用也!”

# 四库全书精华

史部

## 田单将攻狄

田单将攻狄，往见鲁仲子。仲子曰：“将军攻狄，不能下也。”田单曰：“臣以五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破亡馀卒，破万乘之燕，复齐墟。攻狄而不下，何也？”上车弗谢而去。遂攻狄，三月而不克之也。齐婴儿谣曰：“大冠若箕，修剑拄颐；攻狄不能下，垒枯丘。”

田单乃惧，问鲁仲子曰：“先生谓单不能下狄，请闻其说！”鲁仲子曰：“将军之在即墨，坐而织蓐，立则丈插，为士卒倡曰：‘可往矣！宗庙亡矣！云白尚矣！归于何党矣？’当此之时，将军有死之心，而士卒无生之气，闻若言，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。此所以破燕也。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，西有菑上之虞，黄金横带，而驰乎淄澠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。所以不胜者也！”田单曰：“单有心，先生志之矣！”

明日，乃厉气循城，立于矢石之所及，援枹鼓之，狄人乃下。

## 齐楚构难

齐、楚构难，宋请中立。齐急宋，宋许之。子象为楚谓宋王曰：“楚以缓失宋，将法齐之奇也。齐以急得宋，后将常急矣。是从齐而攻楚，未必利也。齐战胜楚，势必危宋；不胜，是以弱宋干强楚也。而令两万乘之国常以急求所欲，国必危矣！”

##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

张仪为秦破从连横，说楚王曰：“秦地半天下，兵敌四国，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。虎贲之士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如丘山。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难乐死，主严以明，将知以武。虽无出兵甲，席卷常山之险，折天下之脊，天下后服者先亡。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。夫虎之与羊，不格明矣。今大王不与猛虎，而与群羊，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！”

“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两国敌侔交争，其势不两立。而大王不与秦，秦下甲兵，据宜阳，韩之上地不通；下河东，取成皋，韩必入臣于秦。韩入臣，魏则从风而动。秦攻楚之西，韩、魏攻其北，社稷岂得无危哉？且夫约从者，聚群弱而攻至强也。夫以弱攻强，不料敌而轻战，国贫而骤举兵，此危亡之术也。臣闻之，‘兵不如者，勿与挑战；粟不如者，勿与持久。’夫从人者，饰辩虚辞，高主之节行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，卒有楚祸，无及为已！是故，愿大王之熟计之也！”

“秦西有巴、蜀，方船积粟，起于汶山，循江而下，至郢三千余里。舫船

载卒，一舫载五十人，与三月之粮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三百余里，里数虽多，不费汗马之劳。不至十日，而距扞关，扞关惊，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，黔中、巫郡，非王之有已。秦举甲出之武关，南面而攻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，而楚恃诸侯之救，在半岁之外，此其势不相及也。夫恃弱国之救，而忘强秦之祸，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。

“且大王尝与吴人五战三胜而亡之，陈卒尽矣；有偏守新城，而居民苦矣。臣闻之，‘攻大者易危，而民弊者怨于上。’夫守易危之功，而逆强秦之心，臣窃为大王危之！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，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。楚尝与秦构难，战于汉中，楚人不胜，通侯、执珪死者七十余人，遂亡汉中。楚王大怒，兴师袭秦，战于蓝田，又却。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。夫秦、楚相弊，而韩、魏以全制其后，计无危于此者矣。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！”

“秦下兵攻卫、阳晋，必开扞天下之匈。大王悉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数月而宋可举，举宋而东指，则泗上十二诸侯，尽王之有已。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，封为武安君而相燕，即阴与燕王谋破齐，共分其地。乃佯有罪，出走入齐，齐王因受而相之。居二年而觉，齐王大怒，车袭苏秦于市。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，而欲经营天下，混一诸侯，其不可成也亦明矣。

“今秦之与楚也，接境壤界，固形亲之国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，楚太子入质于秦；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，效万家之都，以为汤沐之邑；长为昆弟之国，终身无相攻击。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。故敝邑秦王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，须以决事。”

楚王曰：“楚国僻陋，托东海之上；寡人年幼，不习国家之长计。今上客幸教以明制，寡人闻之，敬以国从。”乃遣使车百乘，献鸡骇之犀、夜光之璧于秦王。

## 张仪相秦

张仪相秦，谓昭雎曰：“楚无鄢、郢、汉中，有所更得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无昭雎、陈轸，有所更得乎？”曰：“无所更得。”张仪曰：“为仪谓楚王逐昭雎、陈轸，请复鄢、郢、汉中。”昭雎归报楚王，楚王说之。

有人谓昭雎曰：“甚矣，楚王不察于争名者也！韩求相工陈轸而周不听，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听，何以也？周曰：‘是列县畜我也。’今楚，万乘之强国也；大王，天下之贤主也。今仪曰‘逐君与陈轸’，而王听之，是楚自行不如周，而仪重于韩、魏之王也。且仪之所行，有功名者，秦也，所欲富贵者，魏也。欲为攻于魏必南伐楚。故攻有道，外绝其交，内逐其谋臣。陈轸，夏人也，习于三晋之事，故逐之，则楚无谋臣矣；今君能用楚之众，故亦逐之，则楚众不用矣。此所谓内攻之者也，而王不知察。今君何不见臣于王，请为王使齐交不绝。齐交不绝，仪闻之，其效鄢、郢、汉中必缓矣。是昭雎之言不信也，王必薄之。”



## 秦败楚汉中

秦败楚汉中。楚王入秦，秦王留之。游腾为楚谓秦王曰：“王挟楚王而与天下攻楚，则伤行矣；不与天下共攻之，则失利矣。王不如与之盟而归之。楚王畏，必不敢倍盟。背盟，王因与三国攻之，义也。”

## 陈轸告楚之魏

陈轸告楚之魏。张仪恶之于魏王曰：“轸犹善楚，为求地甚力。”左爽谓陈轸曰：“仪善于魏王，魏王甚信之。公虽百说之，犹不听也。公不如以仪之言为资，而得复楚。”陈轸曰：“善。”因使人以仪之言闻于楚。楚王喜，欲复之。

## 客说春申君

客说春申君曰：“汤以亳，武王以鄙，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。今孙子，天下贤人也，君籍之以百里势，臣窃以为不便之君。何如？”春申君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使人谢孙子。孙子去之赵，赵以为上卿。

客又说春申君曰：“昔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亡；管仲去鲁入齐，鲁弱而齐强。夫贤者之所在，其君未尝不尊，国未尝不荣也。今孙子，天下贤人也，君何辞之？”春申君又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使人请孙子于赵。

孙子为书谢曰：“病入怜王，此不恭之语也。虽然，不可不审察也，此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。夫人主年少而矜材，无法术以知奸，则大臣主断国，私以禁诛于己也，故弑贤长而立幼弱，废正适而立不义。《春秋》戒之，曰：‘楚王子围聘于郑，未出竟，闻王病，反，问疾，遂以冠纓绞王，杀之，因自立也。齐崔杼之妻美，庄公通之。崔杼帅其群党而攻。庄公请与分国，崔杼不许；欲自刃于庙，崔杼不许。庄公走出，逾于外墙，射中其股，遂杀之，而立其弟景公。’近代所见：李况用赵，饿主父于沙丘，百日而杀之；淖齿用齐，擢闵王之筋，县于其庙梁，宿夕而死。夫病虽痈肿胞疾，上比前世，未至绞纓射股；下比近代，未至擢筋而饿死也。夫劫弑死亡之主也，心之忧劳，形之困苦，必甚于病矣！由此观之，病虽怜王可也！”因为赋曰：“宝珍隋珠，不知佩兮。袿布与锦，不知异兮。间姝子奢，莫知媒兮。嫫母求之，又甚喜之兮。以瞽为明，以聋为聪，以是为非，以吉为凶。乌呼上天！曷惟其同！”《诗》曰：“上天甚神，无自瘵也！”

## 苏秦说李兑

苏秦说李兑曰：“洛阳乘轩里苏秦，家贫亲老，无罢车驾马，桑轮蓬篲，

羸滕负书担囊，触尘埃，蒙霜露，越漳河，足重茧，日百而舍，造外阙，愿见于前，口道天下之事。”李兑曰：“先生以鬼之言见我则可，若以人之事，兑尽知之矣。”苏秦对曰：“臣固以鬼之言见君，非以人之言也。”李兑见之。苏秦曰：“今日臣之来也暮，后郭门，藉席无所，寄宿人田中，旁有大丛。夜半，土偶与木梗斗曰：‘汝不如我。我者乃土也。使我逢疾风淋雨，坏沮，乃复归土；今汝非木之根，则木之枝耳。汝逢疾风淋雨，漂入漳河，东流至海，泛滥无所止。’臣窃以为土梗胜也。今君杀主父而族之，君之立于天下，危于累卵！君听臣计则生，不听臣计则死。”李兑曰：“先生就舍，明日复来见兑也。”苏秦出。

李兑舍人谓李兑曰：“臣窃观君与苏公谈也，其辩过君，其博过君。君能听苏公之计乎？”李兑曰：“不能。”舍人曰：“君即不能，愿君坚塞两耳，无听其谈也。”明日复见，终日谈而去。舍人出送苏君，苏秦谓舍人曰：“昨日我谈粗而君动，今日精而君不动，何也？”舍人曰：“先生之计大而规高，吾君不能用也。乃我请君塞两耳，无听谈者。虽然，先生明日复来，吾请资先生厚用。”

明日来，抵掌而谈。李兑送苏秦明月之珠，和氏之璧，黑貂之裘，黄金百镒。苏秦得以为用，西入于秦。

## 武灵王平昼闲居

武灵王平昼闲居，肥义待坐，曰：“王虑世事之变，权甲兵之用，念简、襄之迹，计胡、狄之利乎？”王曰：“嗣立不忘先德，君之道也；错质务明主之长，臣之论也。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，动有明古先世之功；为人臣者，穷有弟长辞让之节，通有补民益主之业。此两者，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襄主之业，启胡、翟之乡，而卒世不见也。敌弱者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无尽百姓之劳，而享往古之勋。夫有高世之功者，必负遗俗之累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被庶人之怨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议寡人矣。”

肥义曰：“臣闻之，‘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’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，殆毋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，不和于俗；成大功者，不谋于众。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国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，欲以论德而要功也。愚者闇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，王其遂行之。”王曰：“寡人非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乐，知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贤者戚焉。世有顺我者，则胡服之功，未可知也。虽驱世以笑我，胡地、中山，吾必有之。”

王遂胡服，使王孙纁告公子成曰：“寡人胡服，且将以朝，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谊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之也。夫制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；从政有经，而令行为上。故明德在于论贱，行政在于信贵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而乐志也。事有所出，功有所止，事成功立，然后德且见也。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，以辅公叔之议。且寡人闻之，‘事利国者行无邪，因贵戚者名不

累’，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，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绹谒之，叔请服焉！”公子成再拜曰：“臣固闻王之胡服也，不佞寝疾，不能趋走，是以不先进。王今命之，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闻之：‘中国者，聪明睿知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。《诗》《书》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艺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。’今王释此，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畔学者，离中国，臣愿大王图之！”

使者报王，王曰：“吾固闻叔之病也。”即之公叔成家，自请之曰：“夫服者，所以使用也；礼者，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，因其事而制礼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。被发文身，错臂左衽，瓠越之民也；黑齿雕题，鯀冠林缝，大吴之国也。礼服不同，其便一也。是以乡异而用变，事异而礼易。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，不一其用；果可以便其事，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礼异，中国同俗而教离，又况山谷之便乎？故去就之变，知者不能一；远近之服，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，曲学多辨，不知而不疑，异于己而不非者，公于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，俗也；吾之所言者，所以制俗也。今吾国东有河、薄洛之水，与齐、中山同之，而无舟楫之用，自常山以至代、上党，东有燕、东胡之境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，而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，求水居之民。以守河、薄洛之水；变服骑射，以备其参胡、楼烦、秦、韩之边。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，以及上党，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诸胡，此愚知之所明也。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，侵掠吾地，系累吾民，引水围鄣，非社稷之神灵，即鄣几不守。先王忿之，其怨未能报也。今骑射之服，近可以备上党之形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。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、襄之意，恶变服之名，而忘国事之耻，非寡人所望于子！”

公子成再拜稽首曰：“臣愚不达于王之议，敢道世俗之间。今欲继简、襄之意，以顺先王之志，臣敢不听令！”再拜，乃赐胡服。

赵文进谏曰：“农夫劳而君子养焉，政之经也；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，教之道也；臣无隐忠，君无蔽言，国之祿也。臣虽愚，愿竭其忠。”王曰：“虑无恶扰，忠无过罪，子其言乎！”赵文曰：“当世辅俗，古之道也；衣服有常，礼之制也；修法无愆，民之职也；三者先圣之所以教。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故臣愿王之图之！”王曰：“子言，世俗之间。常民溺于习俗，学者沉于所闻，此两者，所以成官而顺政也，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。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，五伯不同教而政。知者作教，而愚者制焉；贤者议俗，不肖者拘焉。夫制于服之民，不足与论心；拘于俗之众，不足与致意。故势与俗化，而礼与变俱，圣人之道也。承教而动，循法无私，民之职也。知学之人，能与闻迁；达礼之变，能与时化。故为己者不待人，制今者不法古。子其释之！”

赵造谏曰：“隐忠不竭，奸之属也；以私诬国，贼之类也。犯奸者身死，贼国者族宗。此两者，先圣之明刑，臣下之大罪也。臣虽愚，愿尽其忠，无遁其死。”王曰：“竭意不讳，忠也；上无蔽言，明也；忠不辟危，明不距人。子

其言乎！”赵造曰：“臣闻之：‘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俗而动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成功；据俗而动者，虑径而易见也。’今王易初不循俗，胡服不顾世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。且服奇者志淫，俗辟者乱民。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，中国不近蛮夷之行。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！且循法无过，修礼无邪。臣愿王之图之！”王曰：“古今之同俗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袭，何礼之循？宓戏、神农，教而不诛；黄帝、尧、舜，诛而不怒。及至三王，观时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礼；法度制令，各顺其宜；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。故礼世不必一其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圣人之兴也，不相袭而王；夏殷之衰也，不易礼而灭。然则反古未可非，而循礼未足多也！且服奇而志淫，是邹、鲁无奇行也；俗辟而民易，是吴、越无俊民也。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，便事之谓教，进退之谓节，衣服之制，所以齐常民，非所以论贤者也。故圣与俗流，贤与变俱。谚曰：‘以书为御者，不尽于马之情，以古制今者，不达于事之变。’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；法古之学，不足以制今。子其勿反也！”

### 赵燕后胡服

赵燕后胡服，王令让之，曰：“事主之行，竭意尽力，微谏而不诤，应对而不怨，不逆上以自伐，不立私以为名。子道顺而不拂，臣行让而不争。子用私道者，家必乱；臣用私义者，国必危。反亲以为行，慈父不子；逆主以自成，惠主不臣也。寡人胡服，子独弗服，逆主罪莫大焉！以从政为累，以逆主为高，行私莫大焉！故寡人恐亲犯刑戮之罪，以明有司之法。”

赵燕再拜稽首曰：“前吏命胡服，施及贱臣，臣以失令过期，更不用侵辱教，王之惠也。臣循衣服以待今日！”

### 秦围赵之邯郸

秦围赵之邯郸。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，畏秦，止于荡阴不进。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，因平原君谓赵王曰：“秦所以急围赵者，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，已而复归帝，以齐敌。今齐闵王已益弱，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贪邯郸，其意欲求为帝。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，秦必喜，罢兵去。”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。

此时鲁仲连适游赵，会秦围赵。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“事将奈何矣？”平原君曰：“胜也何敢言事！百万之众折于外，今又内围邯郸而不去。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，今其人在是，胜也何敢言事！”鲁仲连曰：“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！梁客辛垣衍安在？吾请为君责而归之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请为召而见之于先生。”平原君遂见辛垣衍，曰：“东国有鲁连先生，其人在此，胜请为介绍而见之于将军。”辛垣衍曰：“吾闻鲁仲连先生，齐国之高士也。衍，人臣也，使事有